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代齊大將

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曰陽晉城是也

趙地也

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

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

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子秦

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

報秦者未得宜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

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

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

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

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

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

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子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元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子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

廉頗藺相如

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解綬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九賓謂九賓之禮也納臣之璧九賓謂九賓之禮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舍謂館舍也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

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
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
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後秦伐趙拔石城
石邑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
為好會於西河外渾池外渾池在秦界之內趙王畏秦欲
毋行廉頗聞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
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
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
池徐廣曰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前日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瑟
前日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飯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前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濺

秦王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懼
為一擊鉞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鉞秦
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秦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
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
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
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
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恐
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相如固
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騖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而露肉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而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

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索隱曰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

○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防陵

○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防陵

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

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

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

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

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乎

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

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

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

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

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索隱曰秦軍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

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

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

行乃增壘固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後令謂胥為

用者胥後令謂胥為

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邯鄲許歷復請諫一字當為發
更不發諫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許歷復請諫一字當為發
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蒙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勝秦是
言期奢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表曰葉令稱完而不驕曰期是完
士未免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
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
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
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
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而藺
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排
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
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
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
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
父時為將身所奉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
宗室所賞賜者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
軍為將東向而朝更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
日親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
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
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
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
衆遂降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
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
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
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鄢
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

○索隱曰信平号也徐廣云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論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

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

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

夫天下以正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

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素隱志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

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曰可用

不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

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趙使還報王曰廉將

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留數起趙王

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

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干壽春

卷之五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0; 283: 2686-2692.

上應也乎力旁力苦力爲力司力蕭力明力冬力以力更力宜力置力吏力行力且力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什廐門休食必以飽宜置吏司

入其乃以。索隱曰。以。得。解。莫。亂。大。非。也。崔。浩。云。古。者。豈。証。

府曰莫府莫常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莫下莫下莫下莫下

音勝 厚遇戰士為然

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

戰近是數年亦不亡失外匈奴以李牧爲怯弱趙兵亦以爲吾

將情趙王讓李牧收牧如趙王數方之使他人代將焉

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安。更復請李牧救，杜門不

出固補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不敢奉

令王誦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可得

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音古候反將者音子曰能貴百金音子曰能穀者音子曰能十萬人音子曰能

射也。秦勒晉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

大麥之一曰麥謂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又案如海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萬匈奴不敢

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

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也趙人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軹於武遂城

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封李牧為武安君

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

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

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愛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而不敢發用加

一奮其氣威信敵國李隱曰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實可

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剛凜凜性氣能各竭誠義述為雌雄和璧聘

返滬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故亦東字。○索隱曰：鄒音都，緩反。將其輜甲，悉長相援也。

鐵籠以藏畏輜甲，而助進也。○傳者或疑其輜甲，故齊人鐵籠也。宋施幹於鐵籠中，以制敵也。又方言：已而燕軍攻安平，壞齊人走。

爭塗以藉折車敗。○徐廣曰：輜甲也。音備。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

得勝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

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淖音口。多。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

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

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

宣王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反歸，以伐齊。

○史記八十二

○史記八十二

○史記八十二

○史記八十二

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
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
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
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
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圍將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
人見齊諸降者盡刺言怒堅守即墨見得單又縱友間曰吾懼燕
人稱吾城外冢墓膠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
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
乃身操版插素隱曰版音十高反持音初治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
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齊
田單曰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

田單一

即降即墨田單曰吾族家妻妾令安靖燕將大喜許之田單由此益
解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
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
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燿然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拔擊之而城中鼓譟從
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
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
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
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安平故以為單初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奇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兵不敵計故云善
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奇者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正法或用
夫始如嬰兒女適人開戶索隱曰適音敵○索隱曰言真如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兔之捷也。索隱曰：兔之捷也。而不及距者，若脫其田單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或

新德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于法章，得之太史嬖之家，為人

灌園，嫫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

亡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

之初入齊，聞畫邑人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索隱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王蠋賢，蠋音蠲，水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

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

吾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應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屋梁

曰：絕脰而死。索隱曰：齊亡六天，山之曰王蠋。

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為

襄王。

史記八十二

三

三

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
其為垂絕其鄉陽不可下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賈
卿會連同田單為傳其公孫大宋玉等為一傳其鄉陽與救垂賈

同傳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索隱曰廣雅云倜儻卓異也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

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渚王爭彊為帝已

而復歸帝今齊渚王已益弱乃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

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

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

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大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索隱曰新垣衍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
發今趙尊秦爲帝

運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

賢乎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
郭璞曰
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二索隱曰紹介一藉媒介也且禮賓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

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既已壯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

行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

之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

仲連曰卅以鮑焦爲無從殯而死者皆非也

看從容言出人見鮑焦之死皆以衆人不知則爲身○索隱言衆人不

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矣一不矢身死

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

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

連仲發

皆以惡之也。素戔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重更上二功，上二功

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言

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誅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為帝。日肆然以奴虜使其民言無恩以恤下也。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

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

無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

癸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

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二十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

下席索隱曰謂列王太子安王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公羊

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

殺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

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

君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魯仲連曰

焉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

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城文王紂之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

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

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紂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為執策而從○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子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

禮而祭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

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索隱曰謂開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

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偏謂主人不有殯棺將備其殯棺立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槨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

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諸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

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

晉之六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

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受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

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行連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
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
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
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
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
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也亡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
計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北洎上之地也魏攻平陸
○索隱曰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齊
其之利大○索隱曰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齊
其之利大○索隱曰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齊

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
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棄南陽而斷右壤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
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
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
五折於外○索隱曰此事以萬東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
慘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
是盡羅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
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申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
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
明上輔孤主以制羣目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說士終服強
國也○索隱曰說士終服強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功
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意則捐燕而

東游於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素隱曰延萬注戰國策云陶高

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子糾不能死怯也○素隱曰遺棄也謂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

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音曰燕

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

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素隱曰曹三戰三

此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及顧議不還禮則頸而死則亦

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素隱

蹴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

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一士者非不能成小康而行小節也以為

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

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

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其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

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

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諱於人寧貧賤而輕

出肆志焉○素隱曰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

書○素隱曰已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

而介於牟勝公孫詭之間○素隱曰言鄒陽上書自述而遊於二

其間故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主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

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貫日

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貫日

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貫日

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貫日

晴明

大王敦察

和季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青鳴夷索隱曰
鳥形名曰鵲夷鵲夷皮臨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相譚新故曰言內有
如吳孔鮒曰鵲夷人不知知才德交也伯伯蓋蓋又志志林林云
秦之燕藉荊軻首以秦丹之事於前此秦之燕以秦秦於期逃
秦以示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魏秦書晉書曰王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
果義無算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云蘇秦曰秦不
六城為魏取中山魏之失厚遇之魏拔中山六城君六城君日事見戰國
何則諒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駭駭漢書音義曰駭駭馬也生七日而趨其母教焉此後之良馬也此後之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荷則兩王臣剖心折肝相信言終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顧脚於宋卒相中山此則也東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被范睢指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是也說文曰應侯傳作折齒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狹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申徒狄者魏人也徐衍負石入海徐衍者魏人也六國時人漢書太自流於河不問也徐衍負石入海未聞之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穽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應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穽戚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耕田而食衣適至穽於昏飯牛薄衣半長夜受者謂為商聲穽戚歌也或云商族人歌也二說並通穽音公穽反者自穽自也穽音云穽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官於

朝殿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生茲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季孫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墨翟子冉不知子冉是問人又類口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鑠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鑠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藏又張晏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牽於世數荷偏之辭或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廣云公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未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蘇廣曰燕王

月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矣
也封比下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案其比下之者觀其除產也
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雠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
一匡天下謂齊魯仲也何則慈仁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
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得也三去相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
園列士傳曰楚陵子仲陳氏之族兄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
遂去妻相和逃為人灌園列士傳曰仲子仲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
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堯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
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

新陽

其生之甚沒吳王應劭曰吳王夫差以劊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止令足王應劭曰
也索隱曰其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
無不投劊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應劭曰索隱曰左右先加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疾
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
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
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
劍相眦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應劭曰書音義曰陶家各模下圓轉者為鈞
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也應劭曰陶器名鈞也故秦皇帝任中庶
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便用周文主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集書音義曰太公望途經涇渭其成王力苦鳥集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寧河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索隱曰諂諛之言於帷裳之制○索隱曰帷裳之言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索隱曰羈之士之言而不留富貴之樂也○索隱曰富貴之言而洛水之上○索隱曰洛水之言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晉書曰朝歌而墨子回車下寥廓之士○索隱曰寥廓之言屬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諂諛之言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

解陽

耳○詩云即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秦梁孝王召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史記第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

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

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曰藁音獨等藁謂初制憲令之不備習作草具崔浩謂發始

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

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

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

譽下道齊相中述湯武以刺此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通而見義遠其志繁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
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卓音開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
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
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說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
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
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
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水之北淝水之南皆屬
縣名在弘農所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匄名音音遂取楚之漢中地
屈三十七年秦敗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
魏聞之襲楚至郢水○索隱曰郢在漢水北故郢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

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
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
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說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
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
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其後諸侯
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索隱曰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
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
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人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
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索隱曰三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
王立○索隱曰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各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獲之一篇之中三
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

○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在賢信義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

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

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之以不知忠

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䟽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

子讀兵坐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甃不食。向秀曰：甃，塗也。素為戕之則。

向秀曰拙者凌谷去泥濁也○素爲我之則

曰可為制然傷道未行也。可以及王明也。受其福。易象曰。求王

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君主汲王之不

聖足品哉徐廣曰一令丹王寶間之大冬卒使上宮大夫立呂原

宣月社吉云何足福云云一廣田之不若之也一官不天失居所

畢半以名，惟存彭谷古鰐魚父見而問之。蔡應曰曰：「子未三問。」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大興屈景序其進蜀率其賢良以薦國士何故而至屈

曰事出滄海而我獨得之於人曰酌而我獨遇之是以見於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之變而不隨其流而

原



其波其流作翬其死也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發其醕何故懷

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瑜作深恩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考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成文者乎王逸曰蒙垢闇。索隱曰成文音門門。成文音門。音不月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

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皁皁乎○索隱曰皁皁猶黑也

乃作襄少之賦。索隱曰：是詞九變曰。

其辭曰陶陶孟夏芳草不替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芳菲易衰永

索隱曰。且南上。王連曰。羽行貌。索隱曰。絳音數。小云。

釋音 孔 靜 幽 墨 王 逸 曰 孔 甚 也 吉 于 冬 方 雅 堂 長 朝 王 逸 曰

陽與死子月並也墨天聲也
 出以月印則方以旁圓之方更之
 王

也。歷病人。有。竹。交。空。然。以。自。排。元。方。以。君。國。空。當。度。未。替。變。

其常法度尚未廢也。
緊隱曰。則音五官反。
 易初九由孚君子

戶部由道也章書脂黑空前殿才以明於所畫念其纓墨修前人

畫詞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余如注所解內直簣重等六人

行燕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玄文幽處兮嗟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嗟音者也離憂微勝兮

替以為無明王逸曰替者也替音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王逸曰

下音鳳皇在數兮難翔舞徐廣曰數一作如駟繁王逸曰數音數又音汝加反

之鄙妬兮竟不知吾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也索隱曰彼任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王逸曰言已中力盛壯可任用重載

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王逸曰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謗疑桀

兮固庸能也王逸曰索隱曰今眾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良

也索隱曰楚詞作選並吾故反古固

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王逸曰梧逢也索隱曰

遷違改兮抑心而王逸曰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路其次兮日昧昧其

憂憂憂憂兮限之以大故

聞於郡中吳廷尉爲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斯同邑而常學士焉
白家之書帝召以
議下諸老先生不能
任於是乃以爲能不
與生以爲漢興至孝
乙改制度定官名興
口名悉更秦之法孝
侯悉就國其說皆
一位絳灌東陽侯馮
以學重欲擅權紛亂
爲長沙王太傅

為長沙王太傅

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汨羅造託湘流

遭世罔極今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

今鳴皋音七外反關耳尊顯兮謏謏得志

素隱曰明黃玄道與不肖順而仕貴曰志下

○索隱曰漢書作隨夷胡兮跼蹐靡一句皆支不爲

兼兩人腹中隨史伯夷雖盜無辜莊喻也 莫邪妄
莫邪吳王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璣曰許慎曰莫邪

○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千將造劍二枚一曰邪莫邪千公乃爲話餘廣曰思廉反邪案漢書音義

子差與黑肱之無故竊曰黑肱不自得幹粟固

瓜如浮曰奔轉也爾雅曰康執謂之執大執也應劭曰康谷也奔音美堯轉也康空也○索隱曰奔音

五列友季騰駕龍牛兮騶奏驪黃垂兩耳兮服鹽車

國策曰夫鑿服掘車上太山中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朝服也

服之歎息舉首奮靈亡不能言謂堯以臆萬物變化今固無休息

服之歎息舉首奮靈亡不能言謂堯以臆萬物變化今固無休息

形氣轉續今化變而嬗服虔

○索隱曰韋昭云
謂其相傳之也
沕穆無

無間音密又音琳禍兮音密又音琳

之言然僞字古作甌案僞
以言禍福逆來猶如天立

夫差已敗越棲會稽兮句

斯傳說胥靡兮刑也○索

陽縣又夏靖書云荷氏十

之與紉乎何異紉曰紉

紉字林六璽三合繩也音

生公渡身還湘南子及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鍾

書專字作鉤如亭曰陶者

品受羣形者也安上無屬

[illegible]

100

無限有應功其氣坎氣坎

此山謠文云限圻也郭天

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

爲炭兮萬物爲銅○土索隱
日既以

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

隱曰莊子云人忽然爲人

愛生之意也○索隱云持

化爲異物兮又何足

私分貳彼責我莊子云以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也
贊曰以身從物

曰李泰也莊子曰權勢不

馬主孟康曰馮負也○索

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

卷之三

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也迫迫貧賤東西趨

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休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休迫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包氏曰張機云德無不

若誘也繫谷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及又音曉索隱曰流至人

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後存眾

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

淡漢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

乘流則逝兮得氏則止索隱曰漢書張晏曰水中小

有險言君子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共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莊子云勞我以澹乎若深淵之靜泥乎若不繫之舟

以生故自質兮養空而游索隱曰養空而游言得道之

人但養空性而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意安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百侯何國不容而
自今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然自失矣
索隱述賈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絮日月爭光忠而
放謫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平湘

史記第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志云陽翟在秦國之東也。

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曰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謀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

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安

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為長子及諸子曰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幾幾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侯水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侯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

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

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

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

夜泣思大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

秦王右身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秦君也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

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胃養之為子也然微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一句意亦通夫在則

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

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

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

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

然承太子間從容言索隱曰間音反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

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乃遂獻

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燕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暮蓋

當然也。自匿有身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

年使王齕園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

子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

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

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

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

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右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

也生字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

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事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

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

而曰河南者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

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

信不韋

春中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

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皆下

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矣

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甚下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

論者開春慎行貴真不苟以順土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

書有孟嘗等紀二十餘卷也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曰咸陽市門新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
嫪毐常從賞賜其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
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
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芷陽在長安東也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杜東在長安東也曰
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元年起杜陵漢舊儀
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官者常與太
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
中左右貴目博飲酒醉爭言而闕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帝也
義說苑作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
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也諸嫪毐
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也王欲誅相
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
呂不韋

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嫪毐人等集說秦三秦王乃迎太后於
雍歸復咸陽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
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居
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
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
○索隱曰王勅云秦不用謚法此蓋号耳其義亦當然也與莊
襄王會葬芷陽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
言不韋封此貴中言嫪毐得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
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
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好時地志而呂
不韋由此結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

類在無必聞在家必聞
類曰此言倭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于楚華陽立嗣邯鄲獻文及封河
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史記第二十五



